

魅力集



石 英 著

文心出版社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石英著

石英著

石英著

魅力集

石英著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魅力集

石英著

石英著

魅力集

石英著 文心出版社



豫新登字第08号

魅 力 集

石 芙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6.875印张 160千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37-398-1

C·391 定 价 3.50元

目 录

啊，胶东	(1)
母爱续篇	(6)
二十三秋“灯笼”红	(11)
乡城神思	(15)
海峡之路	(19)
乡村银幕之梦	(24)
又闻海市	(32)
借大海一缕清风	(35)
小城大剧场	(38)
远望着，我家那小南门	(40)
夜与情	(44)
动乱年月中的倔苗儿	(49)
我从母校门前经过	(57)
浓缩的十天	(60)
江晚行	(66)
壮哉，海门！	(70)

生活在新疆的老乡们	(73)
这一天，又不仅仅是这一天	(76)
月夜迟归	(80)
斗室	(83)
窗外那片树林	(86)
侦察兵，忘年交	(89)
绕路小记	(92)
禽禽小品（四则）	(95)
鹰厦线上	(100)
武夷山的雨	(107)
天涯、橡胶和猴岛	(111)
细雨不如雾	(115)
武陵山的评价	(119)
桃花源的魅力	(123)
矮寨和旁边那座高峰	(128)
西安归来忆长安	(133)
庐山——绿色的天官	(140)
滁州二题	(144)
猛塌河的鸳鸯	(148)
无锡，我在北方呼唤你	(150)

二游“天堂”	(155)
三访杭州	(159)
三峡情志	(162)
秦岭迷趣	(166)
都江堰情思	(169)
哟，乐山大佛	(171)
遍地黄金	(173)
山城灯火	(175)
大漠进行曲	(177)
泰山的肩膀	(180)
满井今昔吟	(183)
孔林漫步	(186)
僻岛	(190)
还乡桥	(194)
忘不了，生活过七年的泉城	(197)
过曹州，思纷纷	(200)
诗盈太白楼	(203)
天桥星辉	(206)
环旋升华	(209)
大海，单调的大海	(213)

啊，胶东

哦，是你吗？——一提起笔来，你的伟岸壮美的形象便矗立在我的面前。我心窝里发热，禁不住要深情地呼唤你。

你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一种情意深长的怀念，一种取用不尽的启迪，一种不可稍懈的催发。

一支支质朴真挚的歌曲旋律又在我耳边回响：

在雷神庙，在半壁店，在那烟青公路上，就是这样。我们打仗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去打仗！……

没事咱就种地，有事咱就干干！……

幼年的一切本来是亲身经历过的。但至今回溯起来又是令人神往的。在那煤火不旺的破旧的教室里，在“一二·九”纪念大会冻得嘴唇发麻的小学操场上，唱着这些歌儿，的确是浑身增添了热力，暂时忘记了饥寒。

在那块美好的地方，一切美好的经历当然是值得回味，甚至并不那么美好的片断至今也仿佛变成美好的了。

我忘不了在那家泊村初小上学时与同班同学王铭元争第一时

的幼稚的执着；我当然也忘不了他日后成为烈士时我挥洒热泪时的痛楚；

我忘不了在九里店完小上学时赶集日的大声疾呼，夜间登高历险的“土广播”以及在上课间跑到大街上写黑板报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时的情景；我自然记得自己是怎样从一个一张嘴脸就红而被打着鸭子上架终于变得从容不迫的经历；

我忘不了在南乡城开“反蒋保田”大会时是怎样在县委张书记那富于鼓动性演说的感召下跑上台带头参军的一幕，后来又怎样因为是个“小萝卜头”而被检下来的羞恼；

我忘不了在城南二里处村上“上初中”时是怎样在麦秸地铺和膝盖上记录老师讲课时的艰辛。三十多年后，当我当了“作家”还保持这个老习惯，也许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我这篇不需刻意构思的小文就是在编辑工作之余在床铺上垫一块木板写成的；

我忘不了去胶东区开学联大会途中从莱西马连庄夜渡小河失足摔倒时的狼狈以及在义谭店看《闯王进京》时第一次得见电灯时的大惊小怪；

我也忘不了参军途中在栖霞艾山脚下脚底打泡，在乡村野店的豆油灯下自己针挑手挤时的可笑情状。当时窗外月下山影憧憧，象在活动，我有奇于当地老乡给这山起的那个粗俗而又真切的名号。从那儿，又经赵格庄、毕郭……步行离开了胶东……

实事求是而不必过谦地说，我在胶东怀抱中成长的年代一直是被乡亲师长以至干部们誉为能读书能劳动求进步的“好孩子”的，但我也有隐私和他们所不知道的内心生活。我曾因馋杏子越过土墙爬到西院碾房李家钩过“关爷脸”大杏子；也曾因恋慕当时村中少有的丁香花而在东南角张富户的铁蒺藜外流连忘返。一

个农家穷孩子竟为财主的香气所诱惑，也算没有严格划清阶级界线。

我也曾有过不解的惑然感。教过我的一个政治教师、共产党员，竟在国民党军侵占期间成了变节者，我当时就无法想通他为什么在课堂上那么唱着严肃的高调而在几个月后就能趴在敌人脚下哀告“饶命”；

我也流过眼泪，感伤过。当我费尽心力自画的各解放区形势图被母亲跳到炕上撕下来捅进锅底烧毁时（因我为此耽误了干活），我一时变得那么不能自己，违反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

我算是个“好孩子”，但也并不是处处听话的。我曾因为酷爱京剧偷偷跑到十里外的县城去听过“玉堂春”和“失空斩”。回来后受到父亲的审问，挨过母亲的髡而杖；

我总的说来都生活在群体中，但偶而也有孤寂感。当一九四七年仲秋节前，蒋匪帮来犯前夕，我所熟悉的区干部们突然一个也不见了。街上肃杀空寂，只有无声的凉雨打在我的唇边，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凄清；

但胶东给予我更多的是喜悦感，甚至是一种狂喜。当我在窒闷中和对敌人暴行的痛恨中蓦地看到了一张新华社的号外：“清风店大捷，我军一举歼灭蒋军……”“我军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特别是“我军光复胶东腹心县城莱阳”时，我狂喜了，失眠了，泪水打湿了絮着麦糠的蓝粗布枕头——真的！……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人一生中的奠基年代，一个虽属幼稚却是起跑的阶段。如今，我在异乡郊野，傍晚散步时回忆起儿时种种，沁润脊背的清风，我感到是从突出于黄渤二海的半岛那边吹来的；晨起东向跑步，迎着的朝曦也是从故乡海礁那边透射过来

的。

三十多年间，我没有切断与胶东故乡的联系，渤海的珠波串起的银链始终联结着我的赤子之心。七七年我在北京一机部研究室帮助工作期间，还有幸乘着一辆面包车，十天中观光了胶东八个县份，重享了当年路过的山岚松子的幽香，又结识了过去不曾领略的风物胜景。俾使眼界更加开阔，感情更加深厚。我从当时掖县材料试验机厂的连年优质产品中再次透视出乡亲们对事业的精心追求，我从烟台名牌钟表中看到了他们珍重分秒、一丝不苟的人生哲学；我更从张裕名酒中品味到乡亲们心地弥久愈醇的馨香……

又有较长时间未见故乡容颜了，但佳音喜讯频传，那里各方面的发展脚步与过去的光荣岁月一样，仍居全国前列。我所熟悉的山水，想必日添新色，我所熟悉的人们，皱纹中填满的想必多是笑波。

我的那位年轻时就极活跃的叔伯二舅舅，听说是虽已古稀心志未泯出了许多好点子的农村改革家。你以后还能象二十多年前我回乡那样，晚饭后在村头铺一领新席纳凉，纵谈当地发生的古老的故事和新农村的飞腾情景吗？哦，但不会象那时一样遭受蚊子叮咬了，你从来大方慷慨，如今破费点买些蚊香，你的钱绳是粗壮的，不会再折断了。

我的在外轮公司当技师的叔伯表弟，你又乘“流动的国土”远航了吧？上次你去的是哥本哈根和鹿特丹，这次该去横滨和悉尼了吧？祝你还和上次一样圆满地完成任务。

紧邻县城的那条“东河”，当年曾经吞噬过我的一支心爱的“新民”牌钢笔，害得我顿足捶胸，心疼得吃不下饭；如今听说上了石砌的笼头，还修了两座能对开大卡车的现代化桥梁，孩子

们上学不必再涉那爱打旋的洪流，水盛季节爹妈们也不必担心了。

那座镶电灯和电风扇的乡村电影院落成了吧？这可好了，人们再也不必跑上十几里地带夜去县城看电影，或者去赶那小学露天操场的“野电影”了。小嫚，你还记得那年散场时叫人踩掉了唯一的一双布鞋？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我汲水浇地多年的那个井台上的梧桐树还在吧？要不然我昨夜怎么梦见一只凤凰飞到我这儿的斗室窗外，以一种奇特优美的语言告诉我那里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喜兆……

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你的乘胜飞腾的新的形象——哦，胶东！

母 爱 续 篇

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当我和我母亲最后一面告别时，没有握一握她那粗糙的、骨节突出的老手。

我不想仅仅忆及纯属母子之间的个人之情，因为那是凡为人者几乎共有的；仅与时代、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那些事，也够我铭心刻骨，尺幅难书的了。

十年浩劫中，我因遭受“四人帮”爪牙的残酷迫害，有长达数月之久漂流在外，不仅要提防奸徒的追踪残害，还要忍受囊空如洗饥寒交迫之苦。我第一次辗转回到老家，母亲得知我如此困顿，便不声不响地去破烂市卖掉了她的“送老”衣物和拆旧房子时剩下的木头，折腾出上百元钱给我充当路费和食需。我自十几岁参军离家，并没有在老母膝下尽孝足月，而母亲却在此非常关头下救我一命，我怎能不由衷地感念母爱的博大与无私啊。

当我二番颠沛返回老家时，一些别的亲人或则出于不理解，或则出于厌倦，不同程度地显出疏淡和冷落，而母亲反而更表现出痛爱之情。我为了不空废时光，也为磨砺意志以寄情于明天，日夜都在赶写长篇小说初稿。白天，母亲是不能陪我的，她要

忙着做饭、洗衣服，打扫庭院，没有一刻稍闲；但在晚间，当姐姐、姐夫和外甥们在别的屋里睡下之后，她老人家盘腿坐在铺好的被褥上，两手压在自己的腿下，安详地注视着我写书的动作，并不昏花的老眼流露出似感神秘又颇欣慰的光，但从不说一句活。我知道，她非常懂得写东西时需要心神贯注，不愿打扰我，只是有时她从扫炕笤帚上掐下一根草棍儿，拨挑一下灯头，让灯火燃得亮一点。这时，油花哔剥一声脆响，衬托得夜更深也更静了。

母亲的陪伴，母亲的抚慰，使我暂时摆脱了当时刀光剑影的威逼，而能获得心神的凝聚，使写作达到了可观的进度。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二次离家前夕，她反复叮咛我：“你这回出去，我估摸着八成要落在他们手里，我一半担心被他们打死，另一半又怕你抗不住说了熊话，那可不行。你自己琢磨着点，一定不要丢了咱们的志气；要不，他们打坏了咱还要笑话咱，久后叫外人知道了，也要说咱们没骨气！”我谨记在心。

离家的那天下午，天降大雪，雪片儿有银元大小，落在地上却只有无声的苦涩。其他亲人们因为“忙”，都没有送我，只有老母送我到村头临时停车点。车无准时，只有苦等。她老人家拿一条有破洞的栗色围巾包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子，两脚交替地踏着地上越积越厚的雪，没有说话。我仿佛也能听到她的心音。这情景，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当年她送我参军时的一幕，真是一种巧合，那时也下着雪，但心境却有很大的不同：我那时也抱有赴死的精神，但那是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死而殊荣；这时出去，也有很大可能遇害致死，但这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母亲，你总为我担这么重的心思，我怎能安然呵！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抚慰吗？自知是无力的；向他说些表态式的言语？也

不必要，她是信得过自己的儿子的。

终于，在茫茫雪野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渐渐扩大了。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里，一半是希冀，一半是沉郁，她知道：汽车的到来，儿子可以走了，但同时……

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再看外面的母亲，她的影象只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执着地想再看她一眼，车已无情地开动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多年来，我不知有多少次与母亲相别，但哪一次也没有这般伤痛，也不知母亲此刻哭了没有。

我不敢想以后还能否重新相见。

果然，我到外边以后就被江青爪牙们关押，与母亲和其他亲人们音信断绝，我只知自己每日每时身受非人的折磨，却不知母亲她们生活得如何，但心焦如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尽量不去多想，直至一年半之后，转移到干校实行“群众专政”，干活时才有一个当时处于半自由状态的难友偷偷告诉我：母亲和姐姐在我被关押两个月后，就曾来看过我……

又过了半年，解除专政以后，才有更多的人向我传述母亲来这里时还与江青爪牙们进行过交涉和斗争：

“我儿子从小就眼定了共产党，他怎么能象你们说的那样反党？我死也不信！”

“栽脏害人有罪！”

“我非看看我的儿子不可！要不，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

结果，她被暴徒们推上了公共汽车。

我听着同志们的讲述，如同亲眼见到了母亲当时凛然不屈的姿态。她正是这样的——

她不是女英雄，但在解放前，面对恶霸土豪的欺凌，她竟敢

跳起小脚，不要命地与恶人对骂；而幸运地没有被害死。

她没有子弟兵妈妈戎冠秀那样的名气，但在战争年代里，她确实也一次次地为部队战士做饭做鞋，疼爱之情胜对亲生骨肉。

她不见于经传，但她确实又不惮辛劳，承担了全家最重的负荷，为子女读书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又把他们一一送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然，她如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也有明显的缺点：她性格暴烈，常跟老伴争吵。我小时候她打我打得很厉害。我上学时因为爱画解放战争形势图耽误了打水拾草，有一次她在气头上，竟撕毁了我耗费许多心血制作的画图，投进灶底的烈火中。此事我伤心得哭了半天。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母亲说得完美无缺，我只是想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通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年来，我大体每年都能和母亲见一次面，但时间却很短促。她晚年的最后阶段生活得不大愉快。由于年事更高，她逐渐丧失了干活的能力，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越来越低了。我本来要把她接到外边来住，她又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试验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她失去了原来的活动能力，却仍然十分要强，这便与寄居处的女儿女婿发生了矛盾。由于轻信娘家侄儿，结果被退了房产，精神上更受到了沉重打击。本是相当健朗的身体很快衰败下来。

去年春天，她托人写信给我，一定要我回去看看，因为她想我想得厉害。我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但还是挤空几回去了几天。我与母亲第一面，便不禁大为骇异：母亲变样了，瘦了，更确切地说是枯萎了。事实上，她已不能走动，但还是自己冒雪在院里抱草烧炕，拿自己的拐杖，使劲往炕里头搥，因为我是睡在里头的。等我躺下之后，她还关心地问我：“热不热？”生怕我

冻着了。我回答她：“挺暖和的。”她才躺下来，可能是因为难受，又挣扎着坐起来，趴在被上，一夜呻吟不止。有天晚上，她“起夜”，在外室，好长时间不回来。我醒来了，很不放心，下地一看，原来她坐在罐子上起不来了。我扶她起来，她颤动着身子，手电筒插在棉裤腰里，还亮着……

我心里简直不是滋味：这就是我的那个富于生活活力的母亲？这就是我的那个心高要强从不想带累别人的母亲？……三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刻，当母亲为我和姐姐远程走读，起大早在灶间余火里烤玉米饼子时，她是那样的健壮，如今……我痛楚地感到，当母亲需要子女全力照顾时，我和姐姐们远远难及母亲给予我们的那么多，那么深挚。

我那回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在家久呆。在一个下午，我等县里的车子来接我，却没想到那么快，不知怎么，越是不想离开母亲，越是懵懵懂懂地上了车。本来，姐姐姐夫们因为考虑到母亲腿脚不便，不要她出门送了，但她还是争着要送。她由人搀扶着抢出门口，最后一面时，我见她两眼昏眊地注视着车子。我从车窗注视着她紧紧抓着拐杖的老手，想跳出车子，握一下她的手，告慰她：“我过年的时候还回来看你。”一犹豫，车子开动了。天下着稀疏的雪花儿，糊里糊涂地回到县城招待所，在那里，总觉得有一件憾事，想再折转走回去，又犹豫了，觉得过几个月再回来还能再见，谁知……

我痛悔自己的犹豫；造成的终生遗憾是无法补偿的，也是我自作自受。我由此看到了自己与母亲对我相比的差距。

但我还是要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自己的生身母，也是为一切无私而崇高的母爱谱一曲心底的歌，特别是给那些为过去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但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立一块朴素的石碑。

二十三秋“灯笼”红

我在长篇小说《离乱之秋》开篇的题目中，用了《柿叶初凋零》一句，是写一所北京大院在“文革”中深秋萧瑟的情景。这自然不能因此意味着它就是自传体小说，但描写确有生活依据。

这棵柿树就长在我住的大杂院里，是木匠王叔的心爱之物，每年都有百十斤京号柿子好收。它自何时有的已不可考，但至今还很旺盛：嫩叶、青果儿、红灯笼、灯笼摘后万叶稀……从这棵柿树上也可明显见出四时转换。它也成了我们这个大杂院的突出标志。

别看这所大院不起眼，还曾有过它的煊赫的过去。明朝前期它是一所驸马府宅，至今“前出廊，后出厦”的势派依稀可见。当年我家刚搬来居住时，前后套院还颇成格局，院心没有任何障目的杂物，相当敞阔，晚上坐在小马扎上仰看天空，偌大苍穹星海辽阔可收眼帘。国庆之夜放焰火时，不出大门便可见彩花紫穗，升腾簇落。比起左右邻家小院，还很有几分优越性哩！

自“文革”动乱中打破了格局，二、三年中出现了随意搬选、胡乱堆建的势头。后院里挖了很大的地下掩蔽部，但不久会